

試析《牧誓》中商紂的罪狀—— 兼論《牧誓》的史料價值

孫鐵剛*

自古至今，商紂王總是被認為是個暴君，做了許多的壞事。這篇論文以分析《尚書·牧誓》來為商紂王做點平反的工作。同時確証《牧誓》的原始性與真實性，其史料價值是無庸置疑的。

《牧誓》是周武王在發動攻擊商紂王之前的誓師之辭。在這誓師之辭，看不到商紂王有「為炮烙之法」、「殺比干而視其心」、「剖孕婦而觀其化」、「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僕相逐其間」……等殘暴荒唐的行為。如果商紂王真犯下了這些罪行，周武王那會放過？一定會在伐紂的誓辭中，一一指控。在《牧誓》中，周武對商紂的指控，只不過，一是聽婦人言，二是不重視祭祀自己的祖先，三是不重用自己的兄弟，四是起用他國的逃犯。誠如子貢所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商紂王的許許多多的罪行，都是後人編造的。根據《牧誓》就能找出一些武王伐紂的歷史真象。

在分析《牧誓》中周武對於商紂的指控後，看不到商紂王犯下什麼滔天大罪，反而突顯出《牧誓》的原始性，《牧誓》出於武王伐紂的當時。至於《牧誓》的文辭不若周《誥》諸篇古奧難讀，是因為在流傳過程中，文字受到了改動，而內容卻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保存原貌，沒有遭受竄改；所以《牧誓》是研究殷周之際的珍貴史料。

關鍵詞：牧誓、商紂王、周武王、婦人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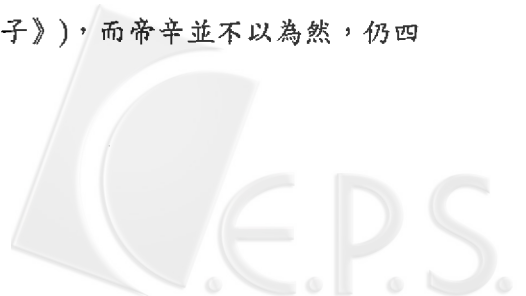
自古至今，一提起商紂王，總認為他是個十惡不赦的大壞人。現舉兩個例子，看看商紂在世人眼中的形象。譬如，司馬遷在《史記》中是這麼說商紂王的：

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无下以聲，以為皆出於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大取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僕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¹

《史記》上的這段記載，大概就給商紂王定了型，歷代人對商紂王的看法大都是這樣。再拿今人對商紂王的描述，看看有沒有改變。今再引錄一段近來編寫的大學生使用的《中國通史》：

帝辛是歷史上著名的暴君。據史籍記載，曾擴大都城至於涿邑，稱為朝歌，並四處修建離宮別館，恣意享樂。為了滿足其驕奢淫逸的生活，他橫征暴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史記·殷本紀》）。他濫施淫威，強迫大批奴隸從事大規模的繁重勞役，如有反抗，即行鎮壓，設立炮烙、脯醢等殘酷刑罰，鉗制言論，拒絕勸諫。以致終於釀成“小民方興，相為敵仇”（《尚書·微子》），“如鶉如蠶，如沸如羹，小大近喪”（《詩·大雅·蕩》）的混亂局面。帝辛庶兄微子啟感到，商王朝末日即將來臨，哀嘆道：“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尚書·微子》），而帝辛並不以為然，仍四

¹ 《史記·殷本紀》



處征伐，終於眾叛親離，在周武王興兵討伐下，其兵敗牧野，自焚身死，商王朝隨之覆亡。²

關於貶損商紂王的文字，可以說得上罄竹難書。這只是略舉二個例子而已。這篇論文想為商紂王做一點平反，為他說幾句公道話，同時討論《牧誓》的史料價值。

二、

商紂王真像人們說的那麼壞嗎？其實，遠在春秋戰國之際，孔子的賢弟子子貢就不這麼認為，他替商紂王抱屈，為商紂王做了一點平反的工作。子貢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³他認為商紂王雖壞，但也不像大家口中所講的那麼壞。是因為正人君子痛恨商紂不求上進，自甘墮落，所以把天下的壞事全算在他的頭上。但是子貢為商紂平反所做的一點努力，並沒有引起多大的回響，反倒是眾口鑠金，商紂王的罪狀愈來愈多。

在這裏根據《尚書·牧誓》來分析一下商紂王究竟有那些罪行。為什麼選擇《尚書·牧誓》呢？一方面因為「《尚書》為我國今存最古之史書」。⁴二方面因為《牧誓》是周武王出師討伐商紂王的誓師之辭。既為出師討伐的誓師之辭，一定要對出征的戰士說明出師的原因，數說敵人的罪行。這樣才能激勵士氣，勇敢作戰。因此，我們看看周武王在《牧誓》之中，對於商紂王有那些指控。為了瞭解周武王對商紂王的指控，必須弄清《牧誓》這篇誓詞。今錄《牧誓》全文於下：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第一段)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家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第二段)

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人

² 范毓周，《商朝的滅亡》載於邱樹森、陳振江主編《新編中國通史第一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61。

³ 《論語·子張》

⁴ 屈萬里，《尚書集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頁5。



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第三段)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馬。夫子勛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馬。勛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勛哉夫子。(第四段)

爾所弗勛，其于爾躬有戮！(第五段)⁵

第一段，史官記錄了周武王舉行討伐王誓師大會的時間和地點。第二段，周武王先招呼遠征戰士，緊接著招呼參戰的各友邦的君主、高級官吏、各級軍官，並特別提出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各遠道而來的隊伍，讓他們舉戈、立盾、豎矛共同宣誓。第三段，周武王歷數商紂王的罪狀，出兵征討的原因。第四段，激勵戰士勇敢作戰的講話。第五段，申明軍令，凡不勇敢作戰的，將遭到嚴厲的處分。

周武王在《牧誓》之中對於商紂王的第一項指控是聽信婦人的話。武王說：「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人言是用。」這是說，古有諺語「母雞不該司晨報曉，若那家的母雞司晨報曉，那家就要倒楣蕭條。」男人不該聽婦人的話，那個男人聽婦人的話，那個男人就會身敗家亡。現在商王紂只聽信婦人的話，他就該大禍臨頭。因為商紂王「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就成為武王征討商紂的第一項原因。

在周武王對商紂王的第二項指控是不重視享祭宗廟。武王說：「昏棄厥肆祀，弗答」，商紂不看重享祭宗廟，棄祭祀而不顧，不報答祖先恩德。不重視祭祀，成為武王討伐商紂的第二項原因。

武王對商紂的第三項指控是不重用親兄弟。「昏棄厥遺王母弟，不迪。」就是說商紂王不重視自家親兄弟，拋棄他們，不任用他們為高官。這是討伐紂王的第三項原因。

武王對商紂的第四項指控是任用壞人、罪犯。「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

⁵ 《尚書·牧誓》



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茲充于商邑。」由此可知，商周之際，各國的罪犯逃往商邑，紂王推崇他們，尊敬他們，信用他們，重用他們，任命他們做大夫、卿士等高官，讓他們在商邑魚肉百姓，爲非作歹。這是武王出兵的第四個理由。

總之，周武王在《牧誓》中指責商紂王的罪狀只有四項：一、聽信婦人的話，二、不重視祭祀，三、不重用自己親弟兄，四、任用各國的逃犯。周武王就因商紂有這些罪行，就要「恭行天之罰」，替天行道，召集軍隊，征伐商紂。即使周武王所說的罪狀全是真的，按今日觀點來看，全屬殷人國家的內部事務，與周人毫不相關。武王出師伐紂的理由，太牽強了。以下就進一步討論周武王指責商紂的罪狀。

(一)、聽信婦人的話。商紂王聽信婦人的話，正反映出殷商社會中的婦女是有地位的，也反映出殷周文化的不同。從甲骨卜辭資料中看出，殷人對於女性祖先是尊崇的。殷人對於女性祖先的祭祀，雖然不能與對於男性祖先的祭祀，相同待遇，但殷人女性祖先在各類的祭典中占有相當的顯著地位。如在殷人非常重要的周祭制度中，直系先王的配偶，凡曾立爲正后者都能入祀。⁶相對的，在周人的宗廟中，先妣完全排除在外。⁷

殷代的婦好墓也能具體地說明殷代婦女的地位。婦好墓是民國六十五年春天在河南安陽殷墟發掘的。這是座少數未被盜掘破壞的殷代墓。這是座墓壙呈長方形的豎穴墓，南北長五點六公尺，東西寬四公尺，深七點五公尺。有二層台和腰坑，有木槨和木棺。墓內殉人十六個，其中青年男性四人，女性二人，兒童二人，其餘八人分辨不出年齡與性別。由於未被盜掘，出土的隨葬品異常豐富，計有銅器四百六十八件，玉器七百五十五件，石器六十三件，寶石製品四十七件，骨器五百六十四件，象牙器五件，陶器十一件，蚌器五件，紅螺兩件，阿剌伯綬貝一件，海貝六千八百餘枚。⁸從這隨葬器物的出土清單，顯示了墓主人生前的榮華富貴。由於「出有大量銘文『婦好』的銅器，『司母辛』的重器，結合甲骨卜辭中的

⁶ 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306-307。

⁷ 李民主編，《殷商社會生活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49。

⁸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頁15。

有關記載，我們認為，此墓屬於分為四期的殷墟文化中的第二期；墓主人應為殷王武丁的配偶婦好，死於武丁在世(大約在武丁晚期)，廟號稱辛，即乙辛周祭祀譜中武丁三個法定配偶之一的『妣辛』。⁹像這樣能確切斷定墓主和墓葬年代的墓，在先秦考古中，還不多見。既知墓主人是婦好，又有如此豐富的隨葬器物，而其中二百一十件青銅禮器中，銅鼎三十一件，銅觚五十三件，銅爵四十件，這種種都表明婦好生前享有崇高的地位。因此，婦好墓具體說明殷代婦女所占有的地位。

除了婦好墓的具體明記之外，從殷墟甲骨卜辭之中，我們還得知殷代的婦女除了參與政治，主持祭祀，還能夠帶兵打仗，守禦疆土。婦好就是一個例子。她曾帶領軍隊征伐羌人、巴方、土方和夷方的戰爭。在她的墓中還發現兩件精緻的大銅鉞。顯示她擁有很高的軍權。婦好之外，商王武丁時的敏姆也曾戍守邊疆，防禦國土。¹⁰

整體說來殷代的婦女具有相當的社會地位。周人文化傳統與殷人文化傳統不同。當周武王聽到商紂王接受婦人的意見，參與國政，便成為商紂的罪狀，出兵征伐的理由。

殷人軍隊兵敗牧野後，紂王奔回朝歌城內，「登于廩臺之上，屏蔽而自燔于火」。¹¹商紂王沒有投降，也沒有被擒，而是悲壯地自焚而死，當周武王追入朝歌城，發現紂王已經自焚，就趕緊去捉捕紂王的兩位婦人，「適至二女之所，乃自縊」¹²，這兩位婦人也已自縊身亡。商紂王的兩位婦人沒有投降，也沒有被俘，而是悲壯地自縊而死。她們享有權力，但也肩負責任，沒有愧對紂王平日對她們言聽計從的知遇之恩。

(二)、不重視祭祀。周武王對商紂的第二項指控：商紂不重視享祭宗廟，棄祭祀而不顧，不報答祖先的恩德。其實這項指控也是周武王不瞭解殷代的祭祀文化。由於“殷人尚鬼”，殷人的祭祀極其頻繁和複雜。董作賓先生根據甲骨卜辭，發現祖甲從事改革，因而殷代禮制產生新派與舊派。舊派以武丁為首，其後有祖庚、

⁹ 同上，頁3。

¹⁰ 李氏，《殷商社會生活史》，頁348。

¹¹ 《逸周書·克殷解》

¹² 同上。



文武丁。舊派遵行古制，墨守成規。新派則以祖甲開啓其端，跟隨的有廩辛、康丁、武乙、帝乙、帝辛。祖甲改革禮制，改進曆法，修訂祀典。舊派的祀典，不易推求其相互的關係及組織系統。新派的祀典有條不紊，秩序井然。董作賓先生說：「以舊派與新派較，可知兩者之異，在一駁一純。祖甲不惜廢棄祖宗成法，毅然改進祀典，上甲以前之遠祖，皆不致祭；黃尹、咸戊、河、岳、土等，亦俱屏除；獨於自上甲以來，妣庚以降之先祖先妣，等訂隆重之祀典，立即實行，其革新之精神，可見一般。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祖甲之改革祀典，亦可稱有勇而不諂者。」¹³商紂踵武祖甲，從事改革，減少一些勞民傷財的祭祀工作，非但不應遭受指責，反倒應該獎勵嘉許。然而在周武王的口中，卻成罪狀一項，出兵的一個理由。

(三)、不重用自己的親弟兄。商紂王重用不重用他自己的親弟兄，原是商紂的家務事，周武王因此而出兵征討，未免太強辭奪理了。在這裡卻透露出了另一個信息。「比干諫而死」¹⁴的說法，在這個時候還沒出現。至於「剖比干，觀其心」¹⁵的說法，更別提了。不然周武王更振振有辭，也不必說個理不直、氣不壯的「昏棄厥遺王母弟，不迪」了。這給剖心觀心的說法是晚出的，後人編造的，提出有力的證據。

(四)、重用罪犯。周武指控商紂「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商紂王相信各國逃來的罪犯，重用他們，是商紂王個人的事情。至於那批人在商邑爲非作歹，暴虐他們自己的百姓，也與周武王不相干涉。說實在，即使商紂犯了這些錯誤，也該由商國的臣民來控訴，還輪不到周武王插手干涉這件事。

《牧誓》這篇重要的誓師之辭，經過這樣的討論之後，我們看不出商紂王犯了什麼樣的罪行，反倒表現出周武王的強辭奪理。

¹³ 董作賓，《殷曆譜》（重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5年），頁2-3。

¹⁴ 《論語·微子》。

¹⁵ 《呂氏春秋·直貴論第三·過理》



三、

《牧誓》中也透露了一些消息。周武王似乎感覺到他發動戰爭的理由並不充分，怕戰士不勇敢作戰。一方面向戰士表示這是一場容易打的戰爭，所以他說「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馬。夫子勸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說今天的衝鋒前進，只不過六步、七步，就可以停止休息。各位將士一定要努力殺敵。也不過是向前劈刺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就可以停止休息。二方面給他們戴高帽子，說他們在商郊牧野的地方，就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一樣的勇武。但好話說盡之後，周武王變臉了，嚴申軍紀，「爾所弗勛，其于爾躬有戮」，你們這些戰士要是不努力作戰，就要把你們殺掉。從周武王對出征的戰士用利誘威嚇的兩手策略，透露出這些出征的戰士並非心悅誠服去參戰。

事實上，對於武王伐紂並非沒有雜音，伯夷、叔齊就曾極力反對。《史記·伯夷列傳》有這樣的記載：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於首陽山。

伯夷、叔齊當面告訴武王，他討伐商紂的戰爭，是既不孝又不仁的行爲；給周武王當頭棒喝。要不是太公爲伯夷、叔齊解圍，他們兄弟二人很可能被周武王殺了。等到周武王平定殷人，天下歸附周朝，伯夷、叔齊還是不恥武王的作爲，他們爲了講求正義，不吃周人的糧食，而餓死在首陽山。這也反映出武王伐紂的戰爭不是什麼正義的戰爭。

周武王這場戰爭打得很辛苦。不像《史記》所說：「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這般輕鬆。然而這是一場什麼樣的戰爭呢？姚從吾老師曾說過：「無意的史料是最可靠的史料」。孟子在無意之間，透露了這場戰爭的真象。這是一場「血流漂杵」的慘烈戰爭。

孟子原先想替周武王辯護，他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¹⁶孟子為武王辯護，他深信仁者天下無敵手，而不相信至仁之人征伐至不仁之人的戰爭，會發生血流漂杵的情況。孟子在無意中透露了他所讀的《武成篇》，記載武王伐紂是場血流漂杵的戰爭。也許為武王諱的緣故，這篇《武成》就有意失傳了。幸好從孟子無意的口中，保存了這份珍貴的史料。

如果殷人的軍隊「必欲武王亟入」的話，等到武王戰勝之後，一定甘於周人的統治。事實上不是這樣，殷人雖然戰敗，仍然不甘臣服。周武王為了安撫殷人，起用商紂之子祿父依舊統治殷民，並封微子啓於宋。但對祿父不放心，就派管叔鮮、蔡叔度、霍叔處就近監視。沒想到武王去世後，祿父聯合三監共同造反。於是周公東征，經歷三年才平定了東方的叛變。周公費很大周章才安定了東方。¹⁷從這種殷人不服，難以統治的種種跡象看來，《武成》篇所記是場血流漂杵的戰爭，接近真象。殷人亡國並不是什麼調頭倒戈，也不是什麼離心離德，而是力有未逮，軍事力量不夠強大，打不過周武王的軍隊罷了。殷人的軍力不如周人，春秋時代就有這樣的說法。晉國叔向曾說：「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左傳昭公十一年》）叔向認為商紂王的戰敗喪命，是因為攻打東夷的緣故。商紂王因為出兵東夷，消耗了大量國力，給周人找到了可乘之機，導致國滅身亡。叔向的話在甲骨卜辭中得到驗證。董作賓先生根據甲骨卜辭排列出商紂遠征人方的行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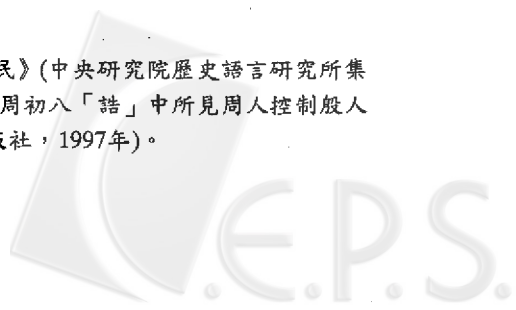
四、

這篇文章完全是根據《牧誓》討論周武王指責商紂王的罪狀。然而《牧誓》的可信度有多少呢？以下討論《牧誓》的史料價值。

屈萬里先生的《尚書集釋》說：「《牧誓》相傳為武王伐紂時，在牧野誓師之辭也。《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¹⁶ 《孟子·盡心篇下》

¹⁷ 周武王滅殷後，怎樣治理殷民，參閱傅斯年，《周東封與殷遺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大東小東說》，（史語所集刊第二本）。劉起鈺《周初八「誥」中所見周人控制殷人的各種措施》載於劉氏《古史續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史記·周本紀》亦謂本篇為武王伐紂時所作。按：本篇文辭淺易，與《甘誓》、《湯誓》相似，知其非西周初年作品。又按：崔氏《洙泗考信錄》云：『凡夫子云者，稱甲於乙之詞也；《春秋傳》皆然。未有稱甲於甲而曰夫子者。至孟子時，始稱甲於甲亦曰夫子，孔子時無是稱也。故子禽、子貢，相與稱孔子曰夫子；顏淵、子貢自稱孔子亦曰夫子，蓋亦與他人言之也。』近年李宗侗撰《論夫子與子》一文（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二十八本），更申崔氏之說。而本篇既曰『夫子勳哉』，又曰『勳哉夫子』，皆稱甲於甲之詞。是知本篇亦戰國時人述古之作也。」¹⁸吳璵的《尚書讀本》也說：「本篇文辭簡易，不若周《誥》諸篇之古奧難讀，且文中以『夫子』為第二人稱，此乃戰國以來之習慣用法（說見清崔述《洙泗考信錄》卷二）。當係戰國人述古之作。」¹⁹屈、吳二氏代表近人對《牧誓》著作年代的看法，都以文辭簡易，定為戰國時人述古之作。因此，《牧誓》的史料價值就打了很大的折扣。

自《利簋》發現之後，《牧誓》的史料價值大增。《利簋》是民國六十五年三月陝西臨潼零口公社出土的。《利簋》的銘文雖只有三十二字，但記載了武王伐紂的歷史事件。《利簋》的全文是：

珷征商惟甲子朝歲
鼎克聞夙又商辛未
王在囿自易又吏利
金用作旂公寶障彝

全文大意是：周武王向商都發起攻擊，是在甲子日的清晨，當時歲星中天，到了天黑，就佔有了商都。辛未那天（第八天），武王在囿地駐紮軍隊，賜給右史利青銅，利用這些青銅鑄造了這個寶貴的禮器，紀念旂公。²⁰《利簋》記載武王伐商的時間是「甲子朝」甲子日的清晨與《牧誓》記載的「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也是甲子日清晨。關於武王伐紂的時日，《牧誓》的記載從《利簋》的銘文得到了應證。《牧誓》的史料價值也就一新耳目，大為提升。因為，《牧誓》即使是戰國時人的述古之

¹⁸ 《尚書集釋》，頁109。

¹⁹ 吳璵，《尚書讀本》，（台北：三民書局，1977年），頁75。

²⁰ 黃懷信，《利簋銘文再認識》載於《歷史研究》1998年第六期；洪家義編著《金文選注釋》，（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年），頁14-21。

作，一定有所根據，而不是憑空虛構。

再由《牧誓》中周武王指責紂王的罪狀，也可以看出《牧誓》的原始性。崔述《商考信錄》說：「余按，紂之不善，《尚書》〈微子〉、〈牧誓〉等篇言之詳矣。約其大概有五。一曰聽婦人言，《牧誓》所謂『牝雞之晨』者也。二曰荒酒，《酒誥》所謂『酣身』，《微子》所謂『酗酒』者也。三曰怠祀，《牧誓》所謂『昏棄肆祀』，《微子》所謂『攘竊犧牲』者也。四曰斥逐貴戚老成，《牧誓》所謂『耄遜于荒，咈其耆長』者也。五曰收用儉邪小人，《牧誓》所謂『多罪逋逃，是信，是使』，《立政》所謂『羞刑暴德，同于厥邦』，《微子》所謂『草竊姦宄，罪合于一』者也。《論語》之稱『三仁』，《晉語》之述姐己，皆與此合。即《大雅·蕩》之篇為後人之託言，而其譏切紂失亦不外此五端。」²¹崔述指出商紂之失只有：聽婦人言、荒酒、怠祀、逐斥貴戚老臣、收用儉邪小人五項，而「無世俗所傳云云」²²顧頡剛在《紂惡七十事的發生次第》，根據最早的《尚書》，商紂所做的惡事有六項：一是酗酒、二是不用貴戚舊臣、三是登用小人、四是聽信婦人言、五是信有命在天、六是不留心祭祀。顧頡剛根據《尚書》所舉的罪狀比崔述根據《尚書》所舉的罪，多「信有命在天」一項。崔述所舉「紂失五端」，其中只有荒酒一項是《牧誓》中所無。顧頡剛所列舉的六項罪狀，酗酒、信有命在天是《牧誓》中所無。崔述和顧頡剛所舉商紂罪狀之一的「聽信婦人言」是根據《牧誓》而來的。《牧誓》中其他三項商紂罪是與崔、顧兩氏所舉的罪狀相重疊。這在在顯示《牧誓》內容沒有受到後世的影響。否則，武王在牧野誓師時，大可舉出諸如「殺比干而視其心」²³、「剖孕婦而觀其化」²⁴、「紂為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告萬民之力，劓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²⁵、「斫朝者之脛」²⁶的話，更能激勵人心，鼓舞士氣。這種種證明《牧誓》的原始性。

至於《牧誓》的文辭淺顯易曉的問題怎麼解釋。劉起鈺的說法值得參考。他說

²¹ 崔述，《考信錄》（台北：世界書局，1968年），《商考信錄卷之二》頁37-38。

²² 同上，頁38。

²³ 《呂氏春秋·直貴論第三·過理》

²⁴ 《呂氏春秋·直貴論第三·過理》

²⁵ 《淮南子校釋·本經訓》，頁838。

²⁶ 《淮南子校釋·主術訓》，頁991。



《牧誓》「這篇誓詞在文字方面確實受了東周的一些影響，那是在流傳中形成的，正像《甘誓》、《盤庚》等篇原寫定於殷代的文章，卻有不少周代的詞匯、語法、句法一樣，然無害於其內容是真實的」。這篇文章就是從內容分析，證實《牧誓》是出於武王伐紂當時的，《牧誓》的文辭之所以淺顯易曉，在流傳之中受到了改動。所幸其內容沒遭受竄改，尚能保存原貌，才能使武王伐紂真象終告大白，紂王蒙受的不公平的待遇，得到平反。



An Analysis of the Crimes of the King Shang-Zhouh in the Oath of Mu

Sun, Tieh-kang

In the past, King Shang-Zhouh was regarded nothing but a tyrant. This article in an attempt to restore his name, as well as to certify the historical authentic of the Oath of Mu.

The Oath of Mu was a speech by King Zhou -Wu before his launching an attack on King Shang-Zhouh. In the Oath, we did not find that King Shang-Zouh had committed any atrocious crimes, instead we only found that King Shang-Zouh was accused of committing the following : (1) Obeying his wife and his concubines, (2) Not worshipping his own ancestors, (3) Not appointing his brothers high-ranking officials (4) Commissioning foreign defectors and relying on them heavily.

All the crimes of King Shang-Zouh's mentioned in the Oath of Mu were not serious and awful. And this proved the Oath had not been altered greatly by later scholars, and that it is original and authentic.

Keywords : The Oath of Mu · King shang-Zhouh · King Zhou-Wu · Woman



